

往事如昨

下辈子，我还当老师

陈敏先/口述 王锦远/整理

我今年已90岁了，越是到了晚年，就越是爱回忆过去的那些事。我是穷人家的孩子，是共产党把我从苦海中拉出来，又把我送到了学校，16岁初中毕业，17岁荣幸地成为一名人民教师。经过3个月的岗前培训，我于当年10月被分配到了彼时的武宁區小埠子村小学。

一碗疙瘩汤

我上班前，母亲反复叮嘱我，一定要听党的话，好好干，不要挑三拣四的，不要辜负领导的信任。我也下决心一定要给母亲争口气，干出个样子给乡亲们看一看。

工作中，我就像是怀揣了一团热火，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儿，重活累活抢着干，样样工作不甘人后。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，百业待兴，教育经费很紧张，学校里每个教师每天的午饭都需要派饭到学生家中，饭后交给学生家长一定数量的钱和粮票。

有一天中午放学后，我跟着班上的一位小男生到了他的家中。这位男生的家中与当时农村大多数家庭一样，也是生活困顿。到家后，男生的妈

妈客客气气地将我让到了炕上。我打眼一看，炕中央的一个小炕桌上，摆了一碗打卤面、一小碟葱白和一小碟剥好了的蒜瓣。我与男生的妈妈寒暄了几句后，便拿起了筷子，正待进食时，突然听到隔壁的房间里传来了一阵剧烈的咳嗽声。我不安地放下筷子，一问才知道，咳嗽声来自男生的奶奶。

我当即下炕，掀开门帘走进里屋。昏暗中，只见铺着半截炕席的土炕上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坐在炕头，一手端碗，一手拿筷，正艰难地吃着什么。见我不请自来，老人一怔。我探身一看，那只破碗里盛着些黑乎乎、麦粒大小的面疙瘩。我随口问道：“老人家，您吃的是什

么？”

我心中一惊，想也没想，便夺过她手中的碗，转身走到外屋，将它放在桌上，又端起那碗打卤面，快步回到里屋，塞进老人手中。

老人一时不知所措，端着碗呆呆地看着我，迟迟不肯动筷。我急忙催促：“老人家，趁热吃吧！”她迟疑片刻，见我不容置疑，这才动了筷子。

见她吃了，我才回到外屋，端起那碗地瓜面疙瘩汤，大口吃起来。里屋不断传来老人一声声“陈先生！陈先生！”的呼唤。

男生的母亲见状，大吃一惊，搓着手说：“陈先生，您怎么能吃疙瘩汤呢？您怎么能吃疙瘩汤呢……”

撕心裂肺的哭声，见母亲握着莲子走进来，当即又将莲子从她手里夺下，重新塞回孩子手中。

让我没料到的是，几天后，这两件小事竟传遍了全村。每当我走在街上，村里的男女老少都会主动上前，一口一个“陈先生”地打招呼，还有些乡亲用充满敬意的目光向我行注目礼。又过了几天，这事传到了当时武宁区的孙区长耳中，他在大会小会上不断表扬我。一时间，17岁的我竟成了武宁区的名人。

就在这时，五十多岁的祝大叔挺身而出。他将老学究拉到一旁，亮起嗓门说道：“你在这里卖弄什么？陈先生今年才17岁，在我们面前就是个孩子，出了点纰漏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有本事你帮帮她！”见祝大叔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，老学究当即败下阵来，垂着头，拄着拐棍讪讪地走了。

经此一事，往后村里抬榜，老学究便主动过来帮我誊写榜单。事后，我在惭愧之余，更深深为乡亲们的友爱与宽容而感动。

一天家中断了炊，母亲无奈之下弄来一堆花生皮做饭，正是这顿花生皮饭，差点要了孩子的命。

孩子伤愈后，母亲将我的小手绢洗得干干净净，让孩子捎了回来。不久，孩子的父亲从烟台回家，得知此事后，把母亲好一顿数落，意思是擦过血的手绢，怎么还好意思再送还老师。母亲听完丈夫的数落，不久便找来一块绸布，特意做了一条精致的小手绢，还在绢面上绣了两朵漂亮的梅花，又让孩子捎给了我。

至今，这条绣花的小手绢仍被我当作珍贵的礼物保存着。

我是您的学生

此后几十年，我辗转多所学校，一直坚守讲台，直到1992年退休。后来又被原学校聘为校外辅导员，重返教坛。

一次，我组织孩子们去西关村参观，走在路上，不断有“陌生人”向我打招呼，还有人走上前来问：“陈老师，您还认识我吗？”我摇摇头，他们便说：“我是您的学生啊，那一年我交不起学费，是您帮我交的。”还有的说：“您忘了，那年冬天见我穿得单薄，您从家里拿了一件棉衣给我。”

是的，我想起来了。我确实给一些学生交过学费，也曾给他们送过棉衣。那时不少家庭孩子多，生活困难，我不忍心孩子上不了学，也不忍心他们挨饿受冻，便做了一些自己觉得该做的事。可这些事已过去三四十年，当年十一二岁的孩子，如今也四五十岁了，面容早已改变。我教过那么多学生，怎能一一认得？可尽管我不认识他们，他们却认识我，仍记得我曾做过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。每每遇到这样的场景，听着那一声声问候，看着那一张张笑脸，一种满足感和幸福感便油然而生，涌上心头。

2023年春，我应邀到蛤堆后小学给家长们讲课。讲完后，家长们陆续离开，唯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始终站在原地。我有些不解，便走上前去打招呼，这才知道，她丈夫曾在牟平师范上学，听过我的课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这次听说我要来给家长们讲课，他早早做好了准备，想亲自到场再听一次。不巧的是，听课那天他突然患了重感冒，无奈之下，只好委托老伴来了却心愿。为了弥补缺憾，他还特意从邻居家借了一台小型录音机，让老伴把我讲的课录下来，带回去让他再听一遍。听到这里，我百感交集，既感动，又温暖。

闲暇时，每每想到这些，我总会在心里对自己说：如果有下一辈子，我还要当老师。

陈敏先简介

陈敏先，女，1936年12月生，中共党员，牟平区实验小学退休教师。17岁投身教育事业，深耕小学教育和少先队工作，曾获全国先进儿童少年工作者、山东省优秀教师、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等荣誉。

她退休后担任校外辅导员，创办“陈老师工作室”，投身关心下一代工作，被孩子们亲切称为“陈奶奶”；整理四万余字工作经验文稿，无偿赠予青年教师；捐款两万元为学校建雷锋雕像；坚持剪报搜集红色资料，学习网络知识引导青少年健康上网；获评“山东好人”“烟台市道德模范”等荣誉称号。

两个莲子

大约一周后，按派饭表的次序，我又被班上一位小女生领到了家中。

这女孩家境比那男生家还要困难些，平日三餐皆以地瓜或地瓜干为食。得知我要来就餐，她母亲十分为难，毕竟不能拿地瓜招待先生。于是颇费了一番周折，才从邻居家借来一点面粉，特意给我做了两个莲子（一种莲子状的白面小饽饽）。

来到她家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女孩五六岁的弟弟。他骨瘦如柴，坐在门槛上，病恹恹的。一问才知，孩子刚病

愈。见我进屋，女孩妈妈当即掀开锅盖，只见两个白白胖胖的莲子卧在一堆地瓜上。她正要將莲子取出装盘，坐在门槛上的小男孩立刻瞪起一双铜铃般的大眼睛，死死盯着那两个莲子。望着孩子那饥渴的眼神，我二话不说，当即把两个莲子塞进他手里，又抓了两块地瓜放进盘子，端到炕桌上。

这一切发生得太快，孩子的母亲张着嘴愣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，迅速从孩子手里抢下莲子，撂下哇哇大哭的孩子，急步闯进里屋。我听见孩子

可巧的是，村里不知从哪里回来一位老学究。有一次，我誊写的榜单上又出了几个错字，被他偶然发现。他像是抓住了什么把柄，专挑人多的时候，用手中的拐杖指着榜单，指指点点，嘴里毫不留情：“就这水平，还当先生？这不是误人子弟吗！”几个学生见状，跑进教室告诉了我。我当即赶到榜单前，果然见一位留着两撇山羊胡的老者，正对着十几位村民喋喋不休。见我来了，众人的目光刷地投过来，我顿时感到无地自容，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直接伸出手指，费了好大劲儿才将卡住的花生皮抠出。可随着花生皮一同出来的，还有汩汩不止的鲜血。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我，望着殷红的鲜血，一时慌了神。那时也不兴带手纸，我下意识一摸，摸到口袋里的小手绢，想也没想便掏出来，直接捂在孩子的伤口处，接着抱着他送到附近村庄的卫生室。由于治疗及时，孩子得救了。

后来我才了解到，这孩子的父亲在烟台工作，家里只有母亲一人带着几个孩子操持生计。因劳力少、收入低，一家人经常饥一顿、饱一顿。有

抬榜

所谓“抬榜”，就是誊写、抄写各类公示榜单，相当于如今的村务公开。当时农村分地、分粮、分种子、分果实，事事都要抬榜。由于村里识字的人极少，这些差事便义不容辞地落在了我们这些“先生”的肩上。

说实话，我虽被称作先生，但毕竟只是个17岁的初中毕业生，文化水平实在有限。可没有办法，我只好硬着头皮应承下来。有几次，我誊写的榜单上出了几个错别字，但乡亲们大多不识字，即便认出了，也碍于情面不好意思点破，只装作没看见。

一条小手绢

1959年春，我由小埠子村小学调到了大寺小学。

一天上课时，班里一个矮个子小学生举手申请上厕所，可直到快下课也未见他回来。我担心出了意外，下课铃一响便急忙赶到厕所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只见那孩子撅着屁股、憋红着脸，十分痛苦地趴在地板上。走近一看，他肛门处露出一小坨白色的东西，仔细端详才发现，是尚未消化的花生皮。

我感觉情况不妙，当即把孩子抱起来，又找来一块小石头，试图将花生皮抠出来，可抠了半天也不见效果。我急得满头大汗，顾不得许多，